重訂四書說叢

七

無回輯　後學　章如鎔無文

述而章

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真實話、人唯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已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費一詞、故夫子贊修刪定、只是有減、竝沒有增、無容增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予私見也、竊比老彭焉耳、次句不必作

推原說續　張子云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湊合處慈湖云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默識章

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湛甘泉云識非有物默識非有時太公順應冥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商量度幾近之　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　楊慈湖云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曰無知也易曰神而

明之　近溪云人果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意者自然喜人共下安得有厭安得有倦　李宗謙云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何也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以默識而學其不厭處乃無言之學以默識而誨其不倦處乃無言之誨分明是聖與仁地位分明是與天道同體為於穆不已之純與天道同化為時行物生之妙無些毫口耳意思故曰何有於我　何有於我哉虛設一境以自挨與我無能焉意同非推開語氣續

德之章

總是一條孜孜汲汲唯日不足的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憂則淺矣一說動便纔見德又不修學又不講義又不徙過又不改若論道理則講學所以修德而徙義改過正講學之實事也

燕居章

夭夭即在申申之中形容不盡所以爲妙圈外程子註是

甚矣章

尋孔云夫子一生無日不思量相天下所以不夢見

他人而獨夢周公至末年見世不用方說出心事一說龍溪云夫子欲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也　張無垢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寐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意殊妙然亦後人規模聖學之詞若夫子則實實嘆精神之衰耳不自知之也　豪傑作事亦仗色身不復夢公精神非昨矣若云志衰老至而偷豈是夫子續

志於道章

筆乘云志於道猶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有迹也
依於仁則化矣夫何爲哉是麤皆精是象皆神藝卽
道也道卽藝也特游之而已是依仁之熟境也道
德仁藝本一物志據依游亦一心因功候生熟而異
名耳志道據德依仁時豈能一日離藝但不可謂之
游耳 續李卓吾云此是漸入佳境意與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同李有時義甚微 陳
氏云據如執杖依如着衣 朱子云依如依乎中庸
之依相依不舍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
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莊

生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只一志不斷滅。自然有此等境界。依仁以前之藝格物之格也。依仁以後之藝物格之物也。續

束脩章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外便有人不須疑異意。束脩甚不重。正不須從別說。

不憤章

承上章說來。言雖未嘗無誨。亦須顧人之可施與否耳。　袁了凡云。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三隅借言推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

得全體何容再復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　昔人云我口裏說來不中汝用香巖感潙山云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善教善學從來如是　續

子食章

慈湖云此與鄉黨一篇所載皆明聖人之自然耳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敬懼當舒徐而舒徐當微哀而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

窮之意、皆從性中出也、宇泰云、聖人萬物一體。痠疴疾痛、無不相關、無慘、舒、哀、樂、以天下之慘、舒、哀、樂爲慘、舒、哀、樂、而哀慘之心爲尤勝、故內典言佛之所緣。緣苦衆生、而又讚佛爲大悲者此也。

用行章

紹聞編云、用行二句、當就兩個則字看、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兩個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兩句合看、方見其妙、一用則精神聚之於用、方是行、一舍則精神聚之於舍、方是藏、如春秋一用、孔子便幹出許大事業來、顏子居陋巷、將他生平學問、盡數

藏了。到今只知他是個聖人求其言語文字之麤了不可得。必如是乃謂之行藏。鄧文絜先生如此說、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會得此意。無處不是是道理、行三軍更不須說了。夫子之與顏子。非出處也、本體也。惟本體一絲不掛。故用則行。舍則藏。無事不可。子路郤認在作用上。故設有能有不能。不知胸中礙一另字。如何使得。續李孟誠云、誰人不是用之則行。必無不用而行之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必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是幾微毫髮。視用舍不能

如寒暑之去來覗行𣿖不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卽是加於余處必有見其怫者怫卽是損。　朱子曰、本須全在無所係累處

富而章

如新錄云、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大。意只是破人求富之念引人從好意輕　此夫子倒身商量語人各有好夫子非强人從我之好也特欲破人求富之惑耳　續

子之所愼章

此記者旁觀夫子覺得三件如此其實夫子戒愼恐

懼無念不慎無事不慎若必於此三者而獨慎之亦何以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乎聖人無所不慎然大處現大小處現小故記者於此三者尤見得一說解醒云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唯此三者加慎也　張元長云豈其齊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聖人亦有不慎之事乎哉

聞韶章

大凡形容不得者形容則淺夫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記者記夫子之聞韶而曰三月不知肉

味皆形容不得語後人曰夫子如何贊韶之妙夫子如何好韶而至於忘味便是癡人爭夢矣　口義云、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亦只是想像個意思而已還落第二層　東坡論語解云、孔子之於學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遠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衛君章

吳因之云、冉有子貢之疑絕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

親父何論嫡孫此三尺豎子知其不可與也然則爲何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孰肯君之衛人既不以聵爲君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爲重或者父子爲輕穎悟如子貢而不能決衛事者以此然必以夷齊爲問何也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之所係當時夷齊既去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一爲父子一爲兄弟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余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禍能無咎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

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今伯夷求尊父命父命尊矣叔齊求重天倫天倫重矣其事已非其心已安彼中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覦求仁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由是觀之然則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故曰夫子不為也　通章精神只在怨乎二字上　姚承菴云子貢資識極明敏輒之不可為已略見之矣特求夫子亦照勘耳觀其舉夷齊為問自見得

飯疏食章

亦字最活曰在則有不在矣曰亦在斯無不在矣門不義而富且貴可見義的其樂便與疏水無二此便是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處樂不因疏水富貴而有卽非先有一個樂在如此方是吾儒之學　管登之云此必夫子周流列國値此困境與門人相慰勉之詞不義富貴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論其世則多爲彌子瑕之徒而發

學易章

楊貞復云易道唯虛與易合則心虛一情之消長進

過無不自覺所以能無大過、易之作以前民用也無大過。全是幾先之學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可以無大過。紗

雅言章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口開拈起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而以為雅言耳　其實謂夫子雅言易雅言春秋亦可也此是記者見得亦終是記者說話　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着皆雅言也一句何

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悅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看此語幾於贅矣。不曰子雅言而曰子所雅言。所字政與皆字相照。續

許敬菴云、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而記其雅言皆曰易雖未易輕語、而詩書禮則夫子之所常言者耳。

葉公章

疑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朱子云、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延平云、元聯謂發憤是求道之切。聖人是道理中流出。即求道之切、恐非

所以言聖人也。此三句只好渾渾作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慈湖云、孔子雖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情、雖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若有事可知有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人心即道是謂道、 祝子小言云、知解自通、神理自塞、常人漫以通處爲通、不知求其塞處、故不憤、聖人直以塞處爲塞、不肯妄認爲通、故憤、 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處俱聖人自不知覺發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

生知章

兩之字分明有所指，但聖學後人不可思議耳。管先生謂聖人所志必乾元無極之學，亦億之也。曰求之者也，語氣原未歇手。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澗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故言以勉人也　此生而知之，蓋指先天不違之聖人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是也。夫子述而不作，故自好古敏以求之　此非論知也，表已述而不作也。兩之字分明有所指，若指知字，任人周旋，兩之字定作所解讀

不語章

高中玄云、子之不語何意。曰恠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如伊川先生。每遇恠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爲妙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言語何嘗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陸象山云、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

是有神性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惟矣苟不明道一身之間無非性但玩而不察耳

三人行章

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天生章

中玄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何又微服過宋曰天命當安人事不可不盡不然立於巖墻之下豈是正命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也此等是聖人自信處出口自不覺耳

夫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何等抱負。是何等決裂。

二三子章

孔子行處。如只草草看過。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與凡人無二。有何奇特。二三子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故知文章之卽性道。方識孔子之與。脩性道之卽文章。方能得孔子之與。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是。丘。也。三字是喚醒語。直令二三子於此識取。無行不與。照天何言哉看自得。

晦堂問黃山谷無隱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寶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管登之云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

故聖人之教嘗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屬影響。孔子年踰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露者、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於言不言、此惟顏子默識之、非可槩責之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曰、無行不與、斯其徹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影見、顧頂聖學大宰推敲禪語而方圓之、不無臨深爲高之過、愚亦不敢承焉。

四教章

一說。四者有由博漸約之意。○既云四教。一是實是四事。如此說。似於四字未合耳。不曰子教四。而曰子以四教。四者缺一不可也。但不可專謂由博入約耳。合文莫十室二章看。自得之。續

聖人章

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乎聖之脈。非由善人由君子而漸至於聖也。末節非無恒之弊。正歎有恒併不得見意君子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恒近狷。此即思狂狷意。

聖人者。恒人而肯安心者也。難乎有恒者。慕聖人而失其夫婦者也。三代以上聖人多。而後日少者。以爲之者之衆也。不爲縱不至聖。聖胎猶在。爲則脈斷矣。故夫子嘆之。續

子釣章

這章道理。似近而遠。似淺而深。直是記者見得聖人心裏。天理渾然。如天空海淵。鳶飛魚躍。得趣上下。了無拘着牽係。各任生成。分明與天地同流氣象。故把此釣弋二事言之。其實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世儒不察。謂聖人爲實祭。故不得已動殺機。其取物之中。

却有不盡取之仁噫欲此其論聖心亦淺矣聖心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鈞鈞自不綱與衆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觀此可見聖人心事明白坦夷遇民自仁遇物自愛存於心便自施恩之序發於政便是撙節愛養之仁覺外教紛紛戒殺放生俱屬多事孟子所謂愛無差等者也

蓋有章

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

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為上孰為次也。陽明說似有偏主。不如舊說之長。

一說、陽明云、此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而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

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上知亦不廢見聞擇識。但從心體上起知者。見聞擇識。皆其故物。與從見聞入者。由來不同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疏。

互鄉章

次節文理自順。似無簡錯。 王宇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即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念成妄。

仁遠章

衡齋云、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癢別有仁哉。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張南軒云、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我固有之也。　筆乘云、此孔門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嘗體而究。卽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管云、欲仁仁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孰仁不如夫子。欲之而亦卽至乎。曰仁者

只是無我但不為軀殼起念將身眞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間隔便是仁體何遠哉

陳司敗章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是據大槩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及司敗明明說出昭公果是不知禮夫子果是失言故歷然以過自任此正聖人明白坦易處與諱君失意不相干若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為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 烹芹漫語云聖人聞過自以為幸更無掩飾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不可不思

人歌章

註中樂善最好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亦不可謂彼之善不可不謂我之善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便是同此氣象　古者一歌一和此常事耳獨子不然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記者從旁拈出遂覺沉綿反覆之致千古如畫　續

文莫章

文莫吾猶人也言我無不可以及人此正賤文之意註中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得　躬行卽是文之根於心處　四教一曰文顏子曰博文文聖門未嘗

賤文也。但以收之踐履者為真耳。玩語氣是體味於分合之際。而覺難易貴賤迥殊之詞。續

若聖章

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與加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除非仁聖不能、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識破其所以然。　若字是虛設一境以自拔之詞。與君子道

者三語意相同。抑字。正字。相照。若字。續管登之云。為聖為仁何別。曰為聖尚乎思。為仁尚乎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為聖之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為仁之事也。其本則一以貫之。今人將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得真不厭不倦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請禱章

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今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詞。所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矣。

奢則章

此章不是平較奢儉的利害全是夫子惡奢之深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爲害以維持世道故發爲此言若曰與其至於如此無寧如彼耳說個不孫便是最緊策人心處儉已是弊固又是弊中之弊了夫子豈取之 禮與其奢也寧儉戚矣與其不孫也寧固益戚矣非猶有取于固也甚不孫之不可長也 續

坦蕩章

淮海近語云去了長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章

義府云各句不是兩樣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此等處如觀摩尼珠。如以燈取影。說不如是不可說如是又未必是。不得已而兩存之。以俟人之意會。舊說溫之恰好處是厲。厲正見溫之妙處等語。俱是笨話。續初問云。溫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便是溫。溫與威處便是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 橫渠嘗言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愚按病在學上知非學之所能成則知夫子之恭

而安矣

泰伯章

泰伯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此魯頌之夸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位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大丁帝乙以至紂而商始亡當太王之時周雖强大不過一侯國耳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猶事商而況當全盛之日乎翦商之事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必不萌之於心泰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

輒以未必然之事爲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之綿洪耳。大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毁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苦其心耳。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是太伯取他人非據之物。與夫渺茫不可知之事。以爲己自處於忠孝。而登父與弟於叛人。此迂險之妄人耳。何以稱至德。或曰夫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覩已成之勢。而追論當日之情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

下也。謂太伯之讓國。即讓天下可也。此後人之詞。非真以天下讓也。曰民無德而稱者何也。曰凡讓者我推彼受之名也。有推有受。則有可稱。太伯托採藥而行。人直謂之採藥耳。即太王王季之授受。亦自以爲長子不返。嫡兄他適。若不得已而傳之少子。主其宗祧者。其去時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善乎范曄之言曰。太伯以天下而違周。未始有其讓也。若太伯有其讓。則必有其稱。如夷齊季札。千古知其爲讓人矣。亦豈可當至德也哉。 三讓猶言著實讓也。著實讓而卒無得而稱。所以爲至德。論衡赴喪三讓之

說未可信、夫子之贊舜禹至矣止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至堯方曰民無得而名焉周太王王季文王皆聖人也却不能謂其與天下無關涉即如文王以服事殷不知費了多少苦心方推得天下離了身子孰與採藥一行天下二字再拈他不上故曰無得而稱焉　績

夫子稱文王爲至德而不及武王稱太伯爲至德而不及王季且曰未盡善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若有刺焉蓋孔子殷人也而又周之臣子也亦知天命有在商不得不代而爲周而時動故國之感其稱文王

若惜武王之不幸而不得爲文王其稱泰伯若致憾於王季之不能爲泰伯言外之微意猶可得而想見焉、

恭而章

義府云、張子合二節爲一章人道知所先後者以禮節之也恭愼勇直不可過而仁厚之道雖過不過焉不可過者當以禮節之雖過不過者乃所以爲禮也凡六句皆以則字爲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　又云、當恭而恭當愼而愼當勇而勇當直而直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也此

即吾心之天則也。天則曰禮。無天則非心之所不能已者矣。故不復名爲恭愼勇直。

啓予足章

李九我云、曾子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欠。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曾子一生。只是這一個念頭。人若有此心。便是逢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啓手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　李漸菴云、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故啓手足之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

怛化爲心哉。論語大意云、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段氣象。豈在生死岸頭臨時處置者乎。 眞西山云、曾子啓手足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假令終於大夫之簀。猶未爲正也。歸全之難如此○愚謂易簀非曾子緊要事。因仲子提大夫之簀華而睆。故易之。亦見其臨終不亂如此。卽使不易亦不足以累曾子也。使其有累則當日不寢之矣。宋儒每於聖賢小節上驚天動地。

一說曾登之云、使弟子開衾而啓手足者。永訣之時以身顯道也。道在人形。卽形卽性。自手至足。全體宛

然。何所隱。亦何所缺也。曾子是時蓋已了徹一貫之道。故其發於門人者如此。又云曾子早歲雖聞一貫。然不廢三省之功。至是則已廓然大徹於無悟無修境界。殆呈夫子無行不與之身教示人矣。保身何足言耶。免從戰兢說。不從毀傷說。無疑也。獨怪先儒認當年之唯一貫何太深。而訓啓手足之免毀傷何太淺耶。蓋悟境難言矣。○說雖可喜。的是禪宗。

孟敬子章

吳因之云曾子篤實的人。蓋棺言語如何只向容貌詞氣上理會。三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

裏。斯者如响之應聲。如影之隨形。如吾身呼吸感召

斷斷不離者也。這全靠中心有主。平時心上做得個

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若臨時襲取。救得一邊。

須倒了一邊。縱修飾十分好。只是個堂堂乎張也。仔

細看有多少暴慢鄙倍根本、 君子所貴乎道句斷。

三是偶舉之詞。曰動。曰正。曰出。皆是不言而喻處。非

有得於道、遠近之權。安得自由乎。以事字別道字。以

有司別君子。見不獨當知所貴。尤當知所貴之不可

不專、續 管云、莊云道雖無所不至。然君子所重此三

事而已、愚謂道即一以貫之道。其言所貴乎道者三。

謂得其一而三善自從之也非拘拘於容貌詞氣之間求道玩三斯字自見 或疑旣謂之道則本末一以貫之如何只教之重本愚謂此必因其短而窺之然亦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矣又豈有不治之籩豆哉無是理也 朱子云李先生曰曾子臨死穷洞中只餘此念○愚謂正所謂一以貫之

以能章

合五句看方見得渾融虛靜之妙不可過爲分拆揔是形容之詞 聶氏云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

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而已　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已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爲礙都是天理用事故曰幾於無我　又云犯而不校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　黎元稽山承語云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曰有意無意耳又曰設使人有九分九釐不是我有一釐不是亦是我犯非人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

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人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　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曾子平日學問極是用心於內却猶有門戶可入途轍可循此章境界實未易到爭如顏子當下直取便與太虛同量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曾子至此亦恍若有所見而發此歎想在聞一貫之後耶

託孤章

三句總一直讀下歸重節上非以才並言程子分曉

朱子文集云、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托可以寄爾

弘毅章

王宇泰云、謂之士。是聖賢路上人。與凡民不同。若弘毅便是擔上擔子。上聖賢路上去做。若是些小能解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手了。依舊與凡民一般。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徤。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

許敬菴云、弘毅得於天者固多係於養者亦大、士不可以不弘毅。貴養也。孔門惟顏曾可稱任仁。李

孟誠云、人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會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闆域尚未踰。如何叫做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道遠。不然只是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删正云、任重而道遠。言既任重又道遠。故下一而字。非兩者截然不相干也。註以弘毅分屬之支離矣。使弘而不毅。則任處必不力。使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

疑問云、弘是心之廣大而無限量。毅是心之堅耐而無歇息。無限量到

無歇息。是爲弘毅。毅即弘之有終也。道遠是任重之殺尾。非二事。　原旨云、仁以爲己任。只是說任重死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工夫在首句。　紹聞編云、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個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任重。

管登之云、身任此仁。不至於死不已。此曾子之所以體一貫於忠恕。免戰兢於臨終也。然有個任重意在猶似如毛之輶。有個不死不已在。猶分生死之界與孔子半途不能已。顏子欲從末之由心境。終一間然

後知孔門之好學難言也。

興於詩章

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令人動曰、人心自有眞詩、自有眞禮、自有眞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

分明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反說不待詩而興、不待禮而立、不待樂而成、不獨闢人廢棄經學之漸、亦非當日立言語氣矣、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

之精意非後日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淸譚禍世之作俑故不可以不辨

民可章

二程云不可使知之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耆舊續聞云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須知與老子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不同　朱子云由而不知不害爲循理及其自覺而知之則沛然矣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初問云聖人

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眞無下手處

好勇章

原旨云兩亂字生於兩疾字　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好勇之亂內激於不可忍也不仁之亂外激於不能堪也是欲人思亂之所由起

周公章

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況未必周公乎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亦何足以觀之哉漢疏云爲驕吝所掩此語最好　盈盎醍醐

投少毒藥悉成毒矣試問尚有醍醐否故曰其餘不足觀也已。續

三年學章

三年中不唯時久。亦有學成技癢意。 三年是活詞。如言三月不違仁也。 至字不必另解。言念慮未嘗到穀上也、 了凡云、心下見得不真。即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全入利鄉。凡念頭點點打此經過。即是至也。

篤信章

通章一好學盡之矣人縱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

死之關治亂出處之際必不能一一討個分曉而得其宜雖好學則雖當可以死而亦必能盡其道不區區以一死爲高此善道全從好善中來與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一樣看皆學中事也人泥其文而以學守並言之豈學之外別有守乎末節亦非十分不好的人世固有一味頭的人知窮之當固而不知有道之不可貧賤知道之當行而不知無道之不可富貴此正是篤信而不好學者故耻之耻者耻其不好學也

夫子儘有自見得高處如曰危邦不入而終日入危

邪。曰亂邪不居。而終日居亂邪。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一生欲以有道易無道。至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益顯然將身別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已之常格所得拘者。故曰聖達節。

在位章

疑問補云、謀計謀也。計其善否因華而見諸行也。故惟在位而後可若孔之答丘賦。閔子之論長府。是議也即不在位亦使得。

師摯章

訂釋云、此必師摯適齊之後。而夫子追歎之詞。答

問云言師摯在官之始且莫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雎一篇至卒章也洋洋乎盈耳矣曰關雎者舉首篇以側其餘也世以關雎爲衆樂之亂非也一說管云關雎風始卽以爲樂之首章而以至於亂皆洋洋盈耳也

狂而章

與三疾章同意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兩樣看如不及是趕上前唯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

巍巍乎二章

此夫子就外象描畫三聖人巍巍章不得增一心字大哉章不得增一德字緊

巍巍乎章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巍巍得其心體也不但戀他是與即解之使去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是為已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是為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個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動了舜禹之心清虛空洞無一物矣故把天下看得與巳絕無相干無之可有之亦可辭之

若棄屣。受之若固有。隨其所居。盡吾固然。聖人之心有所不能自已也。非知有天下也。

經子臆解云。王摩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卽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如此乃可言不與。乃可言巍巍矣。

象山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有知識之病。則此心炯然。此心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大哉章

姚承菴云、此通贊堯之爲君本文原無一德字經子憓解云、大哉堯之爲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弃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名曰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段抑揚分說若以文章爲不足道者失詞氣矣　海蠡云、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眞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眞見堯者見其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唯世人莫能見即

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爲眞見得此眞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成功文章是爲君所必不免者然但見其巍乎煥乎而莫能名其何以文章則亦仍歸之蕩蕩而已矣　續

五人章

疑問云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及輔治乎

僅以戡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　此非並論虞周之才不足武王之微詞也首出治亂二字已有其意虞之際唐以治繼治也故五臣敷布而有餘武之接文以亂繼治也故十亂勘定而不足此言外意也九人而已下陡接三分節不倫不次大有可思見武王亦非無可際者也而不能際故周之至德獨歸文而周之才若專以待武之用唐虞以君臣而成一代文武以父子而分兩時人才之生亦有幸不幸焉故曰才難不其然乎　續首二條亦夫子之言也一治字一亂字便有感慨先敘後斷文法如是耳

舊解末節云、周之才皆周之德培養之以待武王之用。如此則文王雖無翦商之事而實有翦商之心矣。大意只云周之才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非不足於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特就大勢言之耳。後儒遂以九州分之。大可笑。

夫子常常以舜武並論真有可惜武王意、

間然章

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間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宇泰云豐儉適宜。豈足以言無間之妙。其無

間者。乃菲處。致孝處。惡處。致美處。卑處。盡力處。血脈耳。斯須不仁不孝。便是漏逗矣。 管登之云、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榮。而衣食宮室。過自損抑。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祇承舜禪。而不負神人之托也。然父雖受殛。而九年治水之績自在。其何嫌於配天。此麗於孝鬼神美黻冕祀典中。而以元后盡力溝洫。則所以幹九年績用弗成之蠱。亦至矣。在堯舜本垂裳之餘事。而在禹則仁孝之大德。故夫子表之。若但言豐儉適宜。則亦君道之常耳。何足爲禹多。而夫子闡之如是。 夫子曰禹吾無間然

矣其湯武之微詞乎

罕言章

王逸季云、罕言是記者之詞。不得說所以罕言之故。其所以罕言處。眞不可解。凡記者之言。俱是各言其所見耳。如夫子終日言仁。如何說得罕。當是記者自見其罕。續

達巷章

張南軒云、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　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

爲兩黨人譏夫子之慱而不知慱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無所成名慱亦化矣黨人之贊夫子原自無病但拈一慱字徒慱亦慱故子聞之與門弟子閒商一過拈一執字則慱亦不碍假令有单舉執者又安知不以慱破之耶此全是論道理非抵對黨人也續

麻冕章

此章是聖人愼禮之防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一事駸乎有反朴之意聖人從衆者宗禮之儉也臣拜

乎上。尊卑之分斋矣。違衆從下者。維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　漢珉訓恭儉。

一說歸重下節上。　口義云、聖人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

絕四章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只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動亦定。靜亦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　心體不可名狀。故記者就其所無者以名狀之。　龍谿云、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

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固必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淸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本心自然之用。或以無意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未嘗有動。何有於滅。或以爲無惡意又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爲。是爲義襲。非慊於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或以爲非初學所及。又非也。初學與聖人。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成功一也。

袁七澤云吾人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卽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爲有聖凡之辨微矣 一說毋禁止之詞是知四者之病而克之者夫子本不生心連毋也用不着故曰絕 續

畏匡章

文者道之所寄言文卽言道也玆是自任之詞却不得當我字看猶今人說在這裏一般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詞葢以斯文之興喪決此生之存亡非

矜天以爲重也。註添一轉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管登之云。愚昧文不在茲乎及天未喪斯文等語。夫子必有默與天通處。如夢周公。夢兩楹等兆。斷不如後儒懸空以天自處。而漫言聖人無死地。葢是時過知命之齡已久矣。特難浪洩此幾於門人耳。然對回賜二子必無諱。 古未有以文爲統者。曰文在茲。創語也。分明見飛龍之統。禪之見龍。以刪述贊序爲已任也。與儀封人章正相照。續 一說西伯幽而演周易。是殆將繫易乎。續

太宰章

焦弱侯云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有知章

敬軒云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疑問云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愚曰由叩乃有聲卒亦無聲由問乃有知卒亦無知　空空不必說自狀其心之本體卽就鄙夫說亦好蓋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

空空一也
一說、疑問補云、才問一事此一事之理洞然懸於吾
前空空如也叩者叩此空空而竭之也。融通正與
前說不礙。慈湖云、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
知實無知也。故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
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
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知識之
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
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
之謂真無心。不得此心而求無知愈無知愈多知又

云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　義府云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不知乃由於無知也　李湘洲云心之精明是知知之湛寂是心心體湛寂非知非不知知不足以言之也故謂之良知若有知則有不知矣　積葉敬君云無知是夫子一生學問十五志學七十從心都是無知致知格物好

古斂求只說夫子求有知不知夫子求無知　續印云全體無故全體有　續

鳳鳥章

高中玄云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圖以寓伏羲舜文之意意不在鳳圖也　鳳圖是無聊之思吾已矣夫尚未肯絕望語　續

一說管云此夫子慨道之不行而起贊易續文之想也易作於伏羲演於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皆文明之瑞也故不但以易

道經世。而亦以易垂世。聖王出則名世從而應之。今無此瑞。則世無作者之聖。而吾道亦莫之宗矣。故歎曰吾已矣夫。然道雖莫宗而斯文未喪。則羲文二聖之作有不容於述者。此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見章

此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期然而然處。　見齊衰者瞽者。與冕衣裳者。一般生敬。此聖人自然平等處。試想之。豈非是一團天理。　纔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

語。只恁地看。

喟然章

楊子謂顏苦孔之卓非也。此是顏子有得之後。恍然狀出個道體來。正樂也。非苦也。仰之四句即是卓爾三句非前未得而後始得也。宋儒謂顏子不違一間又非也。道虛圓活潑。無在而無不在。原可過而不可從。可從即非道也。非顏子真見道。不能狀出個末由也已。

仰之四句。與卓爾三句。俱囫圇看。

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禮是筌蹄。即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假。故下個誇字。

鄧文潔亦同予輩說。又云宋儒謂末

達一間謂之一間。猶云隔壁之言。回於夫子。工夫生熟不同。畧差毫末耳。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口中轉語。若以卓爲顏子得力境界。便死煞非顏子之學矣。　管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夫子自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去處。乃乾元統天之學也。夫子所以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惜。

子疾病章

末節語氣。言縱不得家臣治喪。以行大喪之禮。便至死於道路而不葬乎。深言不必如此。　管登之云、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

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又云、是時子路必現臣季氏家。故其力能使門人為臣。故云然。○理或然歟。

美玉章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曰求善價則心已先動矣。聖人無一日不忍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是商豈加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

之時者也　沾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沾但沾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沾否

九夷章

居夷浮海皆甚痛中國之詞也或人之疑陋與子路之喜同妄認爲眞耳夫子豈眞能居九夷哉又何必計及於陋不陋也君子居之二句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若着一死煞語便是癡人爭夢矣　於子路曰無所取裁於或人曰何陋之有同是

一意而待門弟子與他人各極人情之至。

自衛章

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春秋紊亂其制。即不得詳考。然其太不倫者。亦不敢當。如甯武子不拜湛露。彤弓不拜肆夏是也。當此之時。三家以雍徹。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雅頌之不得所甚矣。夫子正之。豈徒如樂書所云已哉。信如樂書所云。乃是正詩。非正樂也。按樂書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有義無詞。孔子序之於六月。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列其六篇於周魯之後。其詞如此。

雅

須得所正樂正也。此以樂之被於聲歌者言耳。曰自衛反魯然後正。字字有意見道不行而始退而刪述也。亦見前此未正而今始正也。

出則章

高中玄云、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非謙己誨人之謂也。　字泰云、常人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謙己誨人。恐自有精義。孟子說徐行後長。可以為堯舜。衆人亦未必個個做

慢。也有徐行後長的。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衆人都不爲。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夫子事父兄公卿。決不至失禮。惟是當下一念至誠爲難。如允恭克讓安安。根於欽明文思中來。溫恭根於文明中來。乃自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令人體面亦多不失。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於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川上章

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假令夫子而在山安知不以山歎道哉若云道體流行川流最肖則失之矣 本文只一句讀下 逝者句下一氣讀下讀此等話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一樣說是歎川却不止歎川說不是歎川只是歎川知其解者謂歎川可也謂不歎川可也

好德章

便作有感而發亦無不可然閒說亦自佳

爲山章

重一貫上。不重由巳由人意。不要把本文兩吾字粘着言。總見成敗只由於一念。

語之章

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巳處。是不惰。蓋描出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與不解的人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惰。無醒發。便是惰了。朱子云。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口義云。諸弟子得之於口耳。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巳。顏子

常自解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惜乎章

義府云御史大夫李肅敏公嘗問余曰此義公何如看余曰惜他尚涉程途未得到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為止吾止也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

又云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行路須是行而到家學道則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則是路悟則是家象山言論語上多無頭的說話如等之字予謂即夫子所謂止也此方是有主腦的學問聖門亦不多見

顏子方在手上未得到手然非無主腳者矣夫子歎顏子如此其實此道原無止法愈進愈無故他日悅斯之未能信平日自按曰何有于我哉 續

苗而章

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今人知苗之必秀而不知亦有不秀之苗知秀之必實而不知亦有不實之秀觀二有以夫說得煞是警醒

後生章

四十五十而無聞即依聲聞說亦無妨古人原不分名實為二也不如今註云我之今日似不必粘我字

只云安知不如今日之可畏指後生言為是、

法語章

亦從亦悅只是不改不繹全是個頑皮心性如何着手、

三軍章

匹夫對三軍說不可奪是志可奪不是志

衣敝章

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為臧後念非臧

正志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立而不耻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終身誦之亦非自足是據而恐失之意然才有是念則方寸亦滯而不靈矣

夫子點化欲由認取子路邦寶惜護持一念虛實全體天淵續

歲寒章

疑問云然後知三字應發揮平居無事無以知君子直至時勢波蕩人皆改節易行然後君子可得而知也後凋者不凋也

松柏不凋者也曰後凋是知松

栢者。原。不。知。松。栢也。歲寒知之。耳可勝嘆也哉 緐李

九我云、只就松栢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歎川見松栢說松栢。

知者章

各就其心體之無累者言之。非序之說也。 重知者仁者勇者上。

共學章

高中玄云、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卽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宋人亦未識得。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故其立言且合且離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變無大小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用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法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曰末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

宜者莫非權孰爲專立其大孰爲獨盡其細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旣曰反經安能合道旣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

正也　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　學以權為準學者學此也適道者適此也立者立此也使不至於權則所謂共學者適者立者亦徒然而已也

唐棣章

一說象山云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反詩語而掃之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〇此即非正意亦自好

鄉黨通義

王元美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疑問云

學而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像、志學章是孔子自序的年譜、葉公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知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孔子彷彿模擬的行狀、先儒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個聖人、鄒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詞氣、即精神命脉之所發也、大凡居鄉、居家、立廟、出使、接寮采、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各有個恰好的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

篇中所稱、件件有心去做、今之道學先生亦能之、只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可及、

慈湖云。鄉黨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然。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記。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為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

篇中有實字形容之不得而虛字以形容之者

曰如曰似曰者曰爾之類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復一句以形容之者如恂恂如也二句君在踧踖如也二句入公門鞠恭如也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列數句以形容之者如使擯色勃二句過位色勃三句升堂鞠恭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層疊數語以形容之者如執圭首節是也曰不見人之未必不而夫子不也曰必見人之未必必而夫子必也皆指其精神之所在也通其意知其爲傳神手不通其意子瞻所謂印板水也　夫子在鄉黨在朝廟及日用衣食起居雖累紙書之不盡記者各

舉其影子言之、令其觸類以長耳。豈謂夫子盡於是乎

鄉黨義無深解今取其與舊傳小異者記之

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世人遂謂夫子時爲中大夫非也。侯國之制。只有上大夫下大夫無中大夫也。夫子時或爲上大夫下大夫皆不可知。

左右手傳命以出傳命以入。亦失考之過。此時賓主俱在門外立。不可謂之入也。

緇衣羔裘三句。禮曰表裘不入公門。則此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豈可用之視

敢聘事大嚼乎。

褻裘長短右袂。以爲右便作事非也。褻裘對上用於公事之裘說。宜以褻裘長短作句。右一說作有於理爲通。

寢衣長一身有半。取其半以覆足非也。疑是度其身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寢者。亦非必齊衣也。似無錯簡。

齊必變食。朱子註不飲酒。不茹葷。乃莊子之說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齊必變食者。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

朱子又曰致齊有酒非也。則禮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或曰葷是五辛之屬。非牲也。

不厭精不厭細。一說雖精與細。不厭飫而食之。即食無求飽之意。

割不正。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也。如以爲切肉不方正。陋矣。

醬非今醬也。內則中有數般醬。用之不得其宜。則能傷人。而以爲失儆小矣。

食不語寢不言。特不自言語也。若有人問來。亦未嘗

不荅。

君祭先飯。了凡云。凡食以飯爲主。不敢以他物先之。故侍食於君。君祭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亦不敢以黍雪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先飯。恐無此禮。

瓜作必字非也。疏食菜羹瓜作句。禮云瓜祭尚環。是其證也。

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與己之分不相當也。

未達不敢嘗。蓋卽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傷人乎不問馬。君李滄云、不音否絕句。問馬言先問

人而後問焉。
君賜食有親者先問親。時夫子已孤。故先嘗之。非餕餘之說也。
東首。禮臣接君必於阼階。病不能而東首。亦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爲然。

四書說叢卷七終